

劲松红岩

——钱松岳的绘画创新

本报记者 严长元

作为20世纪中国画转型期的重要艺术家，钱松岳的艺术变革触及了许多中国画的本质问题，重新认识和分析他的艺术对于艺术界探索中国画的本质以及21世纪的发展方向等都能带来启迪。

7月20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和无锡博物院共同主办的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之“劲松红岩——钱松岳绘画艺术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钱松岳生前将百余幅作品及无锡旧居宅捐赠给家乡，本次展览即是从无锡博物院收藏的捐赠作品中精选的山水、人物、花鸟作品60余幅，涵盖了钱松岳各个时期的艺术创作，力图在宏观上呈现出画家创作的整体风貌。

钱松岳的山水画艺术是20世纪中期中国山水画变革中的异彩。他将齐白石“似与不似”的丹青法理运用到山水画上，取象运思、想落天外，使五六十年代的山水画由场景再现转向了情感表达。他的绘画运用暗喻、象征等手法，把红岩、劲松等都赋予了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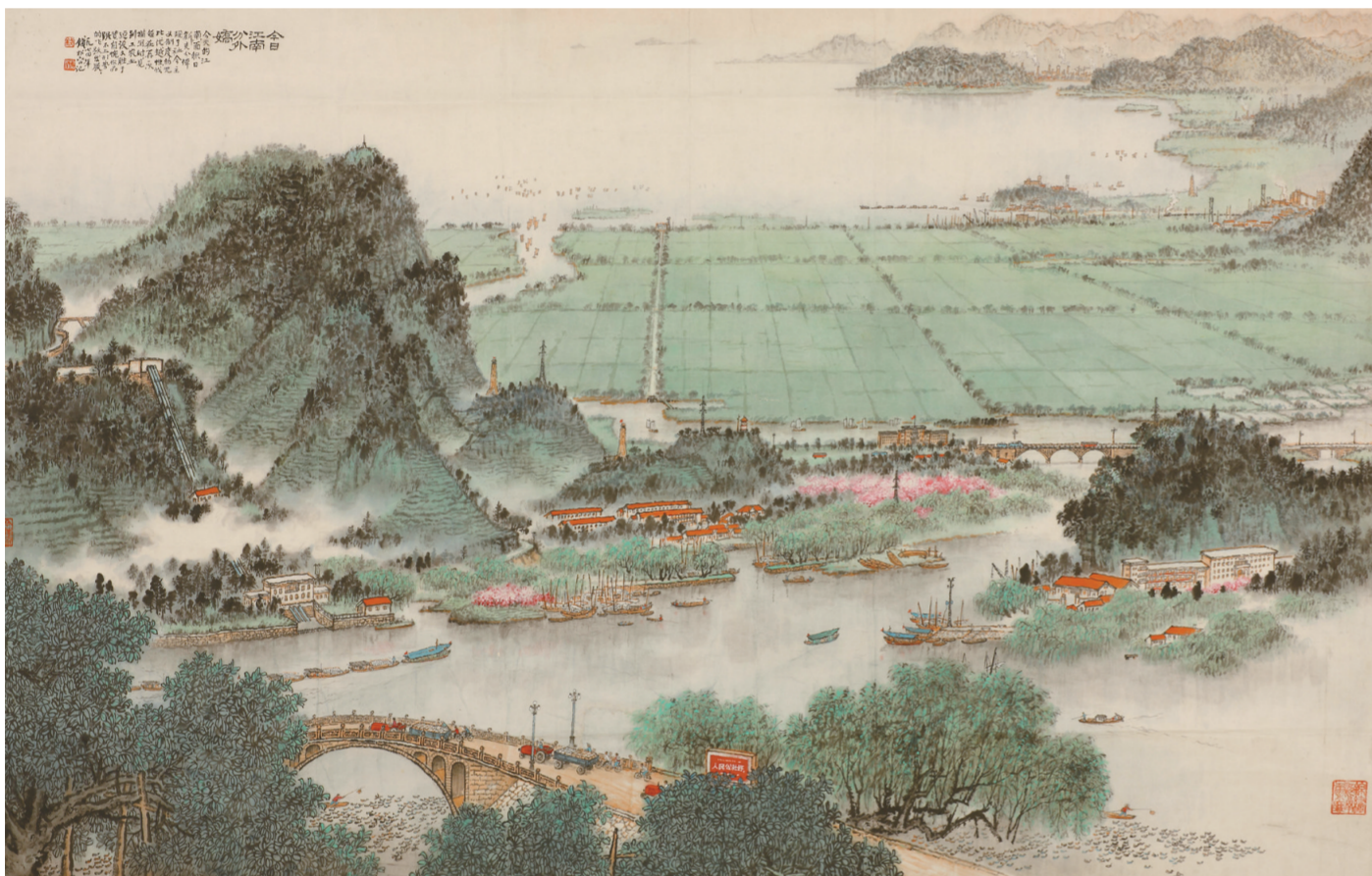
题思想，并用山水形象来诠释人文精神，把豪迈气概与天地辉煌相比拟，使山水境界成为精神投射的空间，雄健气魄弥漫全幅。

钱松岳深信传统法度大有发展之地，并对创新有着坚强的信念。他曾在“前无古人才是新，今天不煮夹生饭，明日就无熟饭吃，我如创新不成，开个风气，后人定能成功！”钱松岳放弃了在传统形式中添加工厂、红旗、火车的简单方法，凭借一腔革新中国画的赤诚，找到了以中国传统山水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路，开掘了新时代中国画的独特意境。无论延安的杨家岭和枣园、湖南的清水塘和韶山，还是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南京的梅园新村；无论繁荣的海港建设、宏伟的煤都开采，还是喜悦的水果丰收、勤劳的割草磨镰，都释放出强烈的时代气息，那些“平淡无奇”的景物，经过钱松岳的艺术再现，立刻体现出了不平淡的崇高情境。如其《湖田新绿》采取了鸟瞰式的构图方式，油绿的田地几乎撑满画面，很有一马平川、咫尺千里之势。画家用传统山水画的平远法表现水乡田野，又将田地、河湖、舟帆、屋舍、桥梁等巧妙组合，使简单而规整的湖田充满了清新和时代气息。《延安颂》则拉高山体尽显巍峨，宝塔屹立山巅，给人以高山仰止之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震撼力。钱松岳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均体现了崭新面貌，使中国画呈现出豪迈与激越、崇高与壮美的格调，促成了中国画艺术的飞跃。

此次展览根据钱松岳在不同时期艺术创作的风格和主题，分为“精研古法”“独辟新境”“复归于朴”3个板块。钱松岳早年学画，对传统技法的锻炼十分严格，聚精会神，不废一纸一绢。初学宋元明诸家，后专注于对沈周、石涛、石谿的临摹。在“精研古法”这一板块中，展览展示了钱松岳的临古作品，表现了老一代艺术家对传统艺术的吸取和对传统技法的深谙。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境遇的改变使钱松岳的思想和心境随之变化，同时新中国要求

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并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政策，促使钱松岳对中国画长期以来因袭成风的摹古风格进行创新，并最终解决了“山水画怎样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难题。“独辟新境”板块集合了钱松岳以明快、柔润的笔调表现新中国建立之后山川巨变、万象更新的艺术作品，表现了钱松岳为适应当时政治面貌和时代风格，大胆突破的革新之举。“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钱松岳的创作更加注重作品的内在意蕴和自由抒写，以描绘自然风光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赞颂以及对少时生活之地的怀念。“复归于朴”板块展示了钱松岳对造化万象的融情之作，表现出画家晚年回归艺术本体，对山川自然壮美景色的情真意切。

钱松岳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方式、创作风格，出色地回答了时代对山水画提出的要求，实现了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个人风格的统一，闯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并深深地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山水画创新的同辈及后辈画家。



今日江南分外娇(国画) 124厘米×193厘米 1974年 钱松岳

2012中国油画艺术展亮相伦敦



李娜的世界(油画)

张和英

本报讯 为促进奥运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应伦敦市长办公室的邀请，“北京文化周”活动于7月24日至31日在伦敦举办。其中，由北京画院油画艺术部主办的“2012中国油画艺术展”在伦敦奥林匹亚展览西厅展出，用油画艺术的形式向奥运观众展示当代中华文化的风采。

此次展览受到中国画家们的积极支持，众多艺术家都将自己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参展，而画院油画艺术部艺术委员会专家以经典性和探索性为遴选原则，最终挑选出靳尚谊、詹建俊、钟涵、全山石、张祖英、闫振铎、许江、杨飞云等60多位艺术家的百余幅优秀作品参展。这些作品体现了艺术家面对当代中国生活的思考和艺术探寻的情感体验，希望向英国社会公众和各国奥运观众展现当代中国油画艺术多姿多彩的艺术面貌和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美周)

中央美院将办“未来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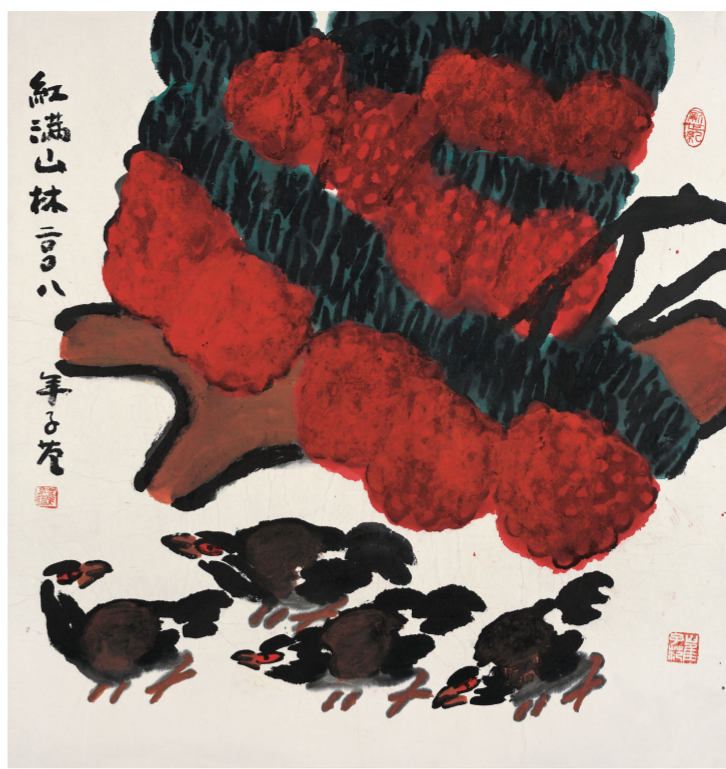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由中央美术学院发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主办的“首届CAFAM未来展”将于8月8日至9月6日举办。这一展览旨在对当今青年艺术生态做田野考察，分析、研究当下及下一阶段青年艺术的发展趋势，鼓励青年人的艺术语言探索与新方式的推进。

作为一个由中国最高艺术学府打造的青年艺术项目，“CAFAM未来展”的宗旨是强调“田野性”“文献性”“学理性”“当下性”和“未来感”，为了保障展览的权威性和学术性，主办方组建了一个由80位全球重要美术馆馆长、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艺术媒体和机构负责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他们每人向展览提名6位青年艺术家并撰写提名理由，本次共有290位青年艺术家被提名，近200件作品参加展览。据悉，“CAFAM未来展”将在今后每两年举办一届。

对他的研究刚刚开始

——首都美术界纪念崔子范逝世一周年

本报记者 李百灵



红岩山林(国画) 崔子范

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铺说：“崔子范作品的民间味比文人气更浓，吸收了民间艺术质朴、稚拙的造型和大红大绿的色彩。他的作品形式高度简化，个性异常鲜明。强化个性、简化形式是衡量艺术有没有现代感的一个标准。崔子范的作品就特别符合这两条标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

美术评论家齐建秋评价，崔子范是一代大写意花鸟大家，笔墨非常老辣、生动活泼，而且有一种率真和志趣。他的特色是充满了乡土情趣，而且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感。他是真正的大写意，形神兼备，画风、笔墨色彩都具有时代的节奏感。

艺术：大朴归真

崔子范的画作，取材皆是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以及农村常见的花卉、鱼虫、禽鸟和蔬果，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评价，崔子范是20世纪大写意画家的佼佼者，其艺术的独特性就是大朴归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家薛永年认为，崔子范的画比古往今来的大写意更强烈、更简洁、更质朴、更浓重，这就是大象无形，更加充满了活力。“他尽可能把写意花鸟画的写意精神和写意手法推向极致，追求极简、极粗犷、极泼辣、极实在、极浓重，形式上最简化、最强烈。感情是非常饱满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树声表示，崔子范把红花墨叶发展到极致。“古代中国没有用西洋红来作画，从吴昌硕才开始，到齐白石表现非常突出，红色和黑色相配产生了特别的效果，崔子范先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用红颜色和黑颜色，非常强烈，这是崔子范先生

的学生。他的学生刘世骏在会上深情地回忆了与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刘世骏说，老师曾让他连续临摹5年画，直到第三年才对他的进步表示肯定。崔子范的诸多观点，如：“美术作品，你必须给那些走在社会前面的人来看，他们看得好了，会影响到后面。”“抽象耐人寻味，具象一目了然”等，都让他十分受益。

品质：一身正气

薛永年回忆了参加崔子范在北京画院举办的免费培训班的细节，他对崔子范提出要为国家学习的要求记忆犹新。北京画院画家王庆生则深情回忆了崔子范做北京画院领导时，在“文革”期间保护画家的许多往事。在他看来，崔子范一身正气，大公无私，正是他有高贵的品质才有返璞归真的艺术风格和成就，这也是人们怀念他的理由。

著名画家李小可也得到过崔子范的指点，在他的印象中，崔子范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一位好老师和好领导。率真与真挚，是崔子范为人和从艺的最大特点。“率真是一种真诚的艺的表现，崔老的艺术胆量和艺术表现包含着他对生活、对传统两个方面的炙热情感。真挚不仅是他对艺术，同时也是对他的学生、对画院画家的感情。他将作品捐赠给画院、美术馆，正是这种真挚情感的体现。”

王明明认为，人们不仅要评价和学习崔子范的艺术，更要学习崔子范的淡泊名利以及对革命、对社会、对画院的贡献。“我们要去研究他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研究他的经历给予我们的诸多启示，今天的纪念会只是对他的一个纪念，对他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

崔子范将自己作画的宝贵经

时光照耀的人文印象

——品读崔光武彩墨作品

李静月

认识崔光武是从他军人时期大量写实风格的油画作品开始。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在军营度过了20余年，长期在部队从事舞台美术及艺术创作。这样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位有着扎实绘画功底和专业创作能力的青年军旅画家。2004年，他的油画作品《抹不去的回忆》入选全国十届美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07年，其油画作品《共和国第一车》入选“纪念建军八十周年美术作品展”。

大刀、长矛、军号、电台、马灯、炮弹、手推手……这些革命文物都是红色记忆的象征符号。崔光武的写实不像很多画家那样依赖照片，而是一直坚持从实物出发、从生活出发，通过深入观察、揣摩、体会和思考，一方面把握对象内在的结构、明暗效果、色彩搭配等形式关系，另一方面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炽热的精神情感寄托在朴素的写实性物象之中，在不露声色中进行艺术的表达，充满形式与内容的张力。同时，崔光武始终坚持从绘画的本体出发，运用生动活泼的笔触塑造意象，不是为了写实而写实，而是因“意”塑“形”，意到即止，决不做无谓的细节描摹以炫耀技法。

本以为崔光武会沿着这样的路径“稳步”发展，但当他将其彩墨作品拿出来时，一幅幅重构的历史经典画面、饱满绚丽的构图、圆活爽利的用笔、斑驳恣意的色彩……令我眼前一亮，我直觉到这是一次大胆的艺术探索行动，如同渔人轻点一篙从陆地一下来到江河一

样，这一“跳脱”，求新求变的探索、创新意识深长，呈现出写实艺术语言的浪漫特征，表现性前所未有地强化，同时也是其时光与历史叙事主题的大幅度深化。

崔光武早年曾习水粉、水墨。他选择彩墨这一与油彩颇为不同的材料作为探索的媒介，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在感觉和材料上选取的一个巧妙的切入点。崔光武这组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古代特别是汉代的画像石(砖)和唐代壁画。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认为，汉代艺术“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在这种粗线条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汉代画像石(砖)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特征，也成为崔光武艺术的重要诉求之一。敦煌及其他地区发现的唐代壁画，瑰丽奇伟，特别是在时间的侵蚀下呈现出斑驳陆离的画面效果。崔光武敏锐地抓住这其中的玄机，并挪移到自己的创作中，强化了画面的艺术效果，扩张了形式构成的自由空间。经过这样的提炼，崔光武的艺术语言更加丰富、有力，画面隐去了所有细节，甚至人物的面容，色块斑驳，形象若隐若现。

时光叙事是崔光武艺术哲学的主线，从革命主题到古镇风景，无不讲述着光阴与生活的故事，讲述着生命的历史。从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古代历史画面到“文革”宣传画，再到当代



崔光武彩墨作品

人物形象，历史跨度很大，帝王、侍臣、宫女、佛陀、胡人、车马、兵戈、军阵、狩猎、乐舞、华服……蒙太奇式地叠映成氤氲弥漫的古代历史情境，如同当代人对古代的梦想，鲜明却又迷离，沉淀成集体的记忆，令人不禁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抚今于须臾”的哲学感喟。

崔光武的绘画向人们透露出其未来发展的信息。他将以此为标志，开始艺术征程的全力加速，跨越式进入个人独特艺术世界的全面构建时期。